

》草民阿刺

五分钟后



辛涛 绘



》同笑时代

合租营业房

大学毕业后我一时没有找到工作,老爸便租了一个营业房让我自己先干着。

我考察了一番市场,把营业房隔成两间,一边经营女式服装,一边卖些小饰品。其间我继续寻找工作,半年后我成功应聘进入一家公司。

临上班前,我处理了营业房里的存货,贴出了一个转租的告示。也许是营业房所处的位置有点偏,几天过去竟没有人来找我租房。

正当我感到焦急时,一位中年妇女找上门来,说她有意要租营业房。可是当我谈了价格后,她感到有些吃不消,问我能不能租一半给她。我正为难时,又来了一位中年男子也想租房,他的意思跟中年妇女一样。于是我合计了一下,就把营业房合租给了他们。

中年妇女租房是想在此卖菜刀,中年男子则准备行医。他俩交了租金,便各自张罗起开业的事。当他们在两扇玻璃门上各自贴出招牌时,竟把路人雷倒了。原来他们在上面分别写道:王家菜刀,专治疝气。董春兰

》言之有理

男人在家别接固话

一直以来,只要我在,家里的电话都是我接,虽然大部分电话不是找我的,但习惯已养成,想改还真不那么容易。

前天晚上,我在书房上网,客厅的电话响了,我刚想去接,老婆突然从厨房跑出来:“让我来接!”我一愣,今天这是怎么了?正疑惑呢,老婆已经接了电话,“哈哈,同学找你!”原来是儿子的电话!

半小时后,电话又响,我又想去接,正在看电视的老婆急忙冲我摆手:“让我接!”结果,电话又是找儿子的。这时,我发现老婆好像有点失落。我突然想起她最近学瑜伽,经常单独外出,还比平时爱打扮了,心里有点打鼓。难道她?不行,再有点电话我得接,看看老婆到底在等谁的电话!

我索性坐在电话旁边,可左等右等,一直到10点多,也没来电话。我心想,可能是我多疑了,刚想去睡觉呢,电话突然响了,吓了一跳。我急忙拿起话筒,故意没有做声。“小妹啊,今天终于不是小张接电话了,就该这样……”我一愣,“二姐吗?我是小张,您这话什么意思啊?”“啊?你怎么又接电话了,我不是嘱咐小妹以后不让你接电话吗,一个大男人,晚上也没个应酬,整天闷在家里接电话,人家会笑话的……” 张承永

本版诚向广大读者征集幽默漫画(四格和单幅)和稿件,欢迎大家踊跃投稿(谢绝一稿多投、一稿重投)。

本版专用信箱:
zhangkba@126.com
编辑热线:
(025)84783612

》有此一说

不该让别人转交

亲戚的孩子大学毕业,一直没找到工作,听说我认识人多,就找我帮忙,想进一家企业。没办法,我只好找到高中同学,现在当了局长的老李。他很痛快:“这事好办,我给你写个条,你去找王总,我抽空打电话和他讲一声!”

第二天上午,我拿着条子去找王总。办公室小刘接待了我:“王总出去了,下午才回来,你要等不及,我替你转达。”想到下午要出差,我把装有老李“真迹”的信封交给了小刘,并一再嘱咐,等王总回来,马上交给他!临走,我要了他和王总的电话。

出差回来,我立即给小刘打电

话,他想了半天,才说信封早交给了王总。我接着给王总打电话,没想到他一口否认:“我没看到什么条子,我正忙,再见!”我一下傻了眼,看来这王总不买老李的账啊!

我不敢和老李说,这么丢面子的话,怕他尴尬。几天后,同学聚会,老李也来了。看到我,他笑着问:“老张,事办好了吧?看我忙的,也没说什么好。”我不禁皱眉,不知说什么好。“怎么?没办成?”我只好点点头。他两眼一瞪:“这样,明天我和你一起去找他,还反了他了!”

第二天,见李局长亲自造访,王总一脸惶恐:“李局长,不是我办,是真没看到您的条子,我问过小刘,

他把信封弄丢了,他也不知道信封里装的什么。”老李有点火:“这小刘是干什么吃的?!”“您别生气,他就这样,整天丢三落四的,我批评他几次了!”“丢三落四还干办公室?你怎么安排的?这种人还不开除算了!”

听老李这么说,王总想了半天,才小声说:“李局长,这个小刘不能开除啊!年初,就是他父亲拿着您写的条子找我,让我给他安排工作,我看他实在没过人之处,只好安排他在办公室打打杂。”

我俩都愣了,老李更是一脸尴尬,对我说:“老张你也是的,这种事怎么能随便让别人转交呢……”

寒江穆

》漫画人生

安全带

姚万佛 绘



》囧人囧事

只能看半场电影

我在一家有几千员工的大型集团供职。集团里面向员工开放的娱乐设施很齐全,几乎每晚都有好电影看,遗憾的是每人每月只发五张电影票,用完了就得花钱买,可票价不便宜,经常看要花掉不少钱。

上个月电影实在精彩,还不到一周,我的票就快用完了,可排在后面大片还多着呢,绞尽脑汁,我想到

一个办法,就是把一张票分成两半,人口处那么黑,把票投到箱里也不一定会发现,于是我开始大胆实施,果然一连几次都没被管理员发现,让我多看了好几场电影。

上周末我手里只剩下半张票,刚好放一部我等待多时的大片,正好可以发挥这半张票的功能。我赶到电影院小心地投了那半张票,却

发现里面早就坐满了人,只好站着看,突然管理员递给我一张塑料凳子,我向他连连道谢,心想这管理员真是好人。

可电影刚好放完一半,管理员就走过来拍拍我肩膀,严肃地对我说道:“你刚才只投了半张票,现在电影已经放了一半,你必须出去,除非你再投半张……” 张志松

》白领黑秀

做了回“小人”

听说公司要减薪,大家当然有意见。本来工资就不高,再减就没有干头了。我们设计室有三人,工作最苦,已先后患上了肩周炎。大杨说:“整天给他们玩命干,不加钱算,还要减薪,太狠了。”小丁说:“公司的效益还行啊,减什么薪呢?”我想也是,即使公司有困难,这与我们也没关系。思前想后,我们三个一合计,干脆辞职不干了。我们开始收拾私人物品,决定明天交辞呈。大杨说:“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。”小丁说:“混口饭吃还不容易,我们都走,看他们开个狗屁公司。”我说:“良禽择佳木而栖。”

回到家里,我觉得,应该给表姐打个电话,我这份工作是她介绍的,临了辞职,不说一声不合适,当然,

我还有一层更深的意思,让她帮我再找一份更好的工作。表姐是本市一家知名公司的部门经理。我说明了情况,没想到,表姐一下子来火了。表姐说:“公司减薪是正常的事情,公司一定是遇到了困难,在这种情况下你居然要辞职!”

表姐还说:“不知道体谅公司的难处,像你这样的员工还要等你辞职啊,换我是老板,早给你炒了!”

表姐最后说:“你当工作好找吗?赶快给我上班去!”

表姐的电话挂断了,我愣在那里。平心而论,我觉得表姐的话非常有道理。第二天,我还是老老实实去了公司。

来到公司,设计室里没有人,我打开电脑,开始工作。大杨和小丁的

工作台空着,我的心里也空荡荡的。

设计室很快聘进了新人,两个充满活力的小伙子,能力还行,遇到问题知道沟通,懂得配合,干起活来不知疲倦。我也按照表姐的要求,不遗余力地努力工作。公司对我们非常满意。三个月后,公司的效益上来了,全面加薪,我比原先还长了二成。拿着薪水,我突然想到了大杨和小丁,他们现在在哪里呢?

营销部徐玉神秘兮兮地告诉我,她在上班的路上见过大杨和小丁,他们还在满世界地找工作呢。我一听这话,心往下沉,好难受。也想起我们“集体辞职”的共同约定,无意之中我做了小人。徐玉似乎猜透了我的心思,安慰我说:“放心吧老弟,他们没提到你……” 李洪彬

》家有儿女

外婆是傻瓜

星期天,我带着孩子到外婆家里去,一进门,孩子外婆就拿出各种各样的食品给孩子吃,可孩子不是嫌这个太酸,就是嫌那个太硬,居然还说太甜的,他也不喜欢。最后还强词夺理地说吃多了会拉肚子的,总而言之,反正不是没有一样他喜欢。孩子外婆忍不住说:“现在的孩子,生在福中不知福啊!”然后对着我儿子说:“你知道吗?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,树皮都被人抢光了,想吃都吃不到!”

看他那难伺候的样子,孩子外婆也烦了,我们索性不管他,聊起天来。不一会,突然听到孩子在外边大哭,我们慌忙跑出去。他一见我们,指着外婆哭着说:“婆婆是傻瓜!”我一巴掌拍在他的肩膀上,生气地说:“怎么还骂上人了?”他指着门前的小桃树说:“树皮是苦的,婆婆都抢着吃,不是傻瓜是什么?”我和孩子外婆仔细一看,他居然直接趴在小树上啃了一口桃树皮。 薛桂梅

》东张西望

忘性都大

上周,我去兄弟单位办事,遇见了老同事大刘。大刘说他最近准备买房,但手头有点紧,到时想向我借些钱。我拍着胸脯说,没问题,需要的时候给我打电话。

回家说了这事,老婆当即把我一顿臭骂,说家里本来就不宽裕,你还在外边充冤大头。我说,大刘也只是随口说说而已,他哪能真的管我借钱啊!

周末,我正在家休息,手机忽然响了。我一看,竟是大刘。见我干愣着不接电话,老婆夺过手机一看,脸色顿时就变了:“看见没?人家打电话过来了,我看你拿什么钱借给人家?”

见我急得满头大汗,关键时刻,还是老婆沉着冷静,她狠狠地瞪了我一眼,按下了通话键:“哟,是刘哥啊!我是你弟妹呀!……你找虎子啊!你看这人就是忘性大,有事出门连手机也忘记了,你找他有什么事吗?等他回来了,我告诉他……”

挂上电话,我钦佩地朝老婆竖起大拇指:“老婆,你真厉害!”

半个小时后,我的手机收到了一条短信。我拿起一看,是大刘发来的,虎子,咱以前的同事二胖你还记得吧?他刚从南方做生意回来,听说发了,晚上想请大伙吃海鲜,看来你是没这口福了!

看完短信,我那个气呀,责怪老婆说:“都怪你,眼着到嘴的大餐,被你给说没了!”

“这能全怪我吗?”老婆嘟哝着嘴,灵机一动说,“那你现在赶紧给大刘回个电话,就说你办完事回来了,顺便问问他在哪个酒店啊!”

我白了老婆一眼,忙给大刘回拨了过去。电话通了,我激动得刚想张嘴,一个女人的声音传了过来:“哟,是虎子啊!我是你嫂子呀!……你找大刘啊!你看这人就是忘性大,有事出门连手机也忘记了,你找他有什么事吗?等他回来了,我帮你转告……” 王世虎

》三言两拍

抠门

老张是单位里有名的抠门,想让他请客喝个小酒,难。那天,阿威兴冲冲地举着一张汇款单,在办公室里吆喝起来:“快来看,老张的一篇文章获了奖,奖金整整一千元!”

阿威接着拍拍老张的肩膀,说:“老张,这回,请个客总该可以了吧?”老张见屋里只有我和阿威,便悄声说道:“别声张了,晚上‘老五餐馆’,不见不散!”

这晚老张喝得有些高,他拍着我和阿威的肩膀,打着酒嗝说:“两,两位老弟,不都说我小气吗?老哥今天把话放这儿,下次咱们再喝酒,我允许你俩每人邀一个最好的朋友!”我对老张竖起了大拇指。

刚一说完,老张的抠劲儿又上来了:“我想了想,小翟,你最好的朋友应该是阿威吧?” 翟杰